

附錄三 社區大學主任訪談記錄

98-123

一、青草湖社區大學訪談紀錄

受訪者：青草湖社區大學賈主任維平

訪談人：林家宏

訪談時間：93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四時

訪談地點：中正大學教育學院308

訪談方式：電話訪問

林：你認為以目前社區大學這樣子的環境要跟區域性大專校院進行合作機制，它的可行性主任你認為是如何呢？

賈：你們這個所謂的區域性大專校院！你講的是以一個校為單位！但其實通常一個校都還蠻大的，所以他可能會有各系所或是說他可能會有其他的一些中心，學校的圖書館中心這樣子，所以其實如果是以校為單位，這個其實我覺得比較不太可行。

賈：我覺得太複雜了，因為這個東西我覺得現在學校，好像大專校院裡面都還蠻忙的。

林：如果說是與系所之間呢？

賈：我們現在通常會最常見的情況是這樣，就是以我們青草湖社大為例好了，因為我們其實歷史還蠻久的，而且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本來就有一些好像我們的師長啊，或是一些老師，來自像清交等大學，新竹它有六個大學，配合一些老師這樣，可能有些老師他本來就是還蠻在意就是說比如像做學社區的工作，或者是說他們也蠻樂意去講他們的一個教學，所以他可能會有一些比較計畫性的專案，整合做專案，比較常態性來進行這樣子。比如說像交大，最早我們剛才就已經說跟它簽訂一些像合作備忘錄。

林：是跟交大校方還是說跟系所這方面？

賈：是交大校方，其實就是我們可以去分享他的資源，譬如像圖書館，其實我們的學生都可以申請圖書館的借書證。那就是這方面。然後包括譬如說我們上課場地蠻有限的，那像一些專科教室，比如說像電腦教室，像這些都還蠻缺的。所以我們剛開始其實也就跟他們合作，譬如說共同開一些社區民眾的課程，它可以用那邊的電腦教室或是說相關的一些資源這樣子。這是比較早期的。

近期其實後來漸漸我們跟一些校院講師，比如像大專校院。像新竹是比較特殊比

如像科學園區他有一些那種就是國家級的一些研究單位，譬如像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我們跟他其實也是會有一些合作，因為這個其實一個單位比較好合作。譬如包括我們可以在那邊架工作站，share 他的頻寬，或者是說我們最近合作一個計畫，我們是幫社區建構網路學習中心，一個電腦的公共網路。

林：所以說事實上跟這些大專校院已經進行了蠻多一些合作。

賈：對。其實不合作是不行的，社區大學他畢竟號稱大學！那他其實在某些教學資源上如果也只使用普通高中的一些資源、學校資源，我是個人覺得不大夠格！然後，因為大學裡面最重要的還是一個教學的環境。

林：主任目前在青草湖社大這邊，就是有跟哪幾所學校有簽訂這種就是這種正式的，有類似那種白紙黑字的這樣子的一個公文或者是契約？

賈：現在就是有兩個地方，其中一個就是交通大學。

林：交大，這是跟校方嗎？

賈：對，跟校方簽。另外一個就是我剛說的就是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那是因為像我們的理事長是交通大學通識中心的主任嘛，他之前是那個資料所的所長，所起其實我們跟交大的關係蠻好的，很多資源可以運用，跟交大也蠻想做一個社區工作。那清大的話是我們有一個理事，所以我們其實常常辦很多研討會啦，或是說有些合作計畫案都在那個計算中心進行這樣。

林：所以得這是不但可行而且是必要的一定要做的，就是社大跟區域性大學進行合作。

賈：對。而且我是覺得說不只必要而是就是區域大學佔了這麼多的比例，他們做這些事情事實是到學校去的，但是他們可能比較不知道一些方法，因為他們可能覺得說可能管理上麻煩，或者是說可能會那個合作過程當中可能會造成他們一些其他的一些困擾，可是事實上我們很多經驗並非如此，另外還有一些例子譬如說我們認識一些老師，譬如說像清大物理系好了，我們甚至開了一些課直接用他們的一些資源譬如說像天文台，像這個情況之下就會變成跟個人的一些資源，譬如說像跟老師的一些合作關係。

林：所以那可以想像就是說在青草湖社大這邊跟新竹當地的這些大學，關係蠻好的，因為你們那邊是一個大學城！

賈：對。其實社區大學如果可以很積極的扮演這一個角色的話。我們社區大學在這個整個地方的教育工作上，事實上有點協助大學這些機構來做社區化的工作。

林：一種互補關係。

賈：對，互補。他們想做但是他們比較沒辦法去，他們比較不熟悉這個 channel，他們可能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合作這樣的一個 project，所以其實我覺得你事實上扮演這個角色事實上是雙向的，因為它一方面可以把它的資源從大學或是從一些研

究機構 share 出來，那一方面也幫這些大學就是把我們原來這個 NPO 啦，或者在地的一些地方的組織他們有一些 know how 分享給大學，那他們也大家一起來合作一個 project，這個 project 是他們比較是一種 cooperation，是雙向的，這也事實上是說他會後來看到那個整個的成果會變成是一個合作的計畫案。

林：所以說是關係很密切！如果說要進行這個策略聯盟呢，因為有些像比如說有些社大與其他地方的社大，可能他們本身可能沒有進行到這樣子的一個進展，主任你認為如果社大要跟大專校院進行策略聯盟，有什麼的一個前提，你覺得是要完備之下才來進行才不會這麼的貿然這樣子？

賈：其實我覺得要分成兩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社區大學它本身也不能單打獨鬥，當然我們通常也會做一些區域性的整合，譬如說你應該知道社區大學與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林：是。全促會。

賈：對，那個是比較是在中央，那現在各地其實都會成立一些就是全促會的辦公室，然後各地區的社大事實上也都開始做一些有點像策略聯盟，大概是在做一些整合或是社區交流，那如果一起這樣子去跟一些大專校院談的時候，我是覺得比較順，因為它是在跟整個社區大學來合作，而不是單一的，那這樣的風險會比較小。那另外一個是說我覺得全促會也是扮演一個蠻重要的角色，就是說因為全促會它有一些理監事，在台灣的的整個我們的學術界啦，事實上都還算蠻有名的。那像我們這邊剛開始也是可以跟交通大學合作，事實上也是為了跟林孝信老師，因為他也是一個主導者！所以當他去跟交大談的時候事實上就還蠻順的，因為對方可能會蠻信任他的，對他有一種相對的信任，所以這個是兩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我覺得要去經營一個社區大學可能要 offer 一些他的一些，就是包括之前他的一些他可能做過什麼樣的一些工作。

林：就是說不會覺得說位階是不對等。

賈：這個是因為我老實說區域性大學會覺得哪有可能我會去跟社區大學 share 資源的可能？我一定會覺得很虧這樣子。所以要讓他知道說其實社區大學像我剛講的幫他們開創另外一個不同的 channel，包括社區可以幫他建立一個親民的形象，因為有很多大學事實上都跟在地的關係都不好。因為他們學術象牙塔，像清大交，他們似乎是跟新竹社區不太往來的，透過社區大學他這個整個在做一些工作會比較容易推展這樣子。所以他事實上如果可以了解這樣的原因，他們還蠻樂意跟社區大學合作的，他們都會來找社區大學。

林：所以主任你認為就是說要在提起策略聯盟之前可能就先就是在比較初期的一個階段，就是先做一個就是說資源整合，社大之間本身就先做一個資源整合，然後就是算是合作，才有辦法再跟一般大學來談所謂的策略聯盟這樣子。另外一個

是說可能就是有一個，全促會那邊他們的一個統籌吧！

賈：不過當然社區大學本身要做做功課啦！他的整個要合作對象我是比較建議說不用說一定要剛開始就要跟整個學校來合作。而且要我是覺得說可以先實驗一些，比如說跟某個系所，某個中心或是某些教授，先做一個初步性的合作，那這個合作會比較知道說雙方在這邊會造成一些什麼樣的困擾？然後這個困擾可以想辦法去解決這樣子，像我們學生如果到清大交大去，停車費是一個大問題，這個研究會很困擾，比如說像學生就會想說我為什麼要多花錢去上課這樣子。

林：所以他先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期之後，才知道說彼此需要就是調整的地方在哪裡，可以提供對方什麼。

賈：事實上我剛才也有提到就是說，還有一個類似這樣子，現在大學有時候也會參加一些地方上的一些活動，比如說他跟公部門去合作一些活動，那他也辦不來，因為民眾跟他有距離，所以現在還有一類是說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跟某些觸角進行雙方互動。

林：就是大概有這幾個前提，必須要先完備之下才可以進行，會比較適當一點。

賈：過程會比較安全比較積極這樣。

林：在目前，主任你認為說大概可以合作的項目主要大概有哪些？

賈：我覺得大概有幾個方向，一個是比較是資源的一個釋放跟分享。高等教育是一個我覺得這是一部分啦，但是這反而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因為很多大學老師到社區大學做過演講，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反而是像譬如說圖書館、圖書資源，然後比如像是比較特殊的一些專科教室，比如說像是電腦，我剛說像比如說像化學或物理這樣子。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教學資源就是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現在上的課程內容跟社區大學是一樣的。而且另外一個是林孝信老師，我剛有提到他也是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的理事，所以他這個做整合，之前我們還跟就是我們還辦了一個社區大學跟通識教育中心就是舉辦了一個研討會，事實上談下來覺得說這兩方面還蠻 m 賈 tch，所以這個初步是說做一些教學資源的釋放與分享。

第二個部分接下來可以談與社區裡面合作的一些方案，那這個可能可以比較是各個系所，比如說跟老師或某個中心，來合作一些跟社區的一些發掘影響，這個發掘可以從教學一直到資源，或是甚至到一些比較比如說像環保，那大學裡面當然是他當然也做人力資源嘛，比如說像我們在做一些像河川保護的時候，可以隨時檢測，除了上課他們也可以做這些工作。

因為像新竹大家都知道說科學園區高科技，可是事實上大家都沒有問一個問題，因為他其實每天大概會用大概十萬噸的水，也許我們都不知道誰去處理他那些廢水，他就會產生那些工業廢水，那這些是往哪裡排？這個東西其實我剛說的

這個有很多的像這樣專業知識，譬如說那個到底是有什麼樣的有機物沖刷出來？那他會對環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傷害？那還有一些就是比較科學調查的一些資料，那個都要有一些大學教授他們才知道，所以這個部分他們本來有一些老師在做這種事情，但是他不知道其實可以跟社區大學合作這樣子。

林：這個社區民眾就是也可以了解到說，身處在他們的環境裡面到底隱藏著哪些問題，那有些可能看到了不曉得那是問題。

賈：對，但是那其實是不了解啦，我覺得了解接下來再去行動，我覺得也不能過份，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就可以知道說我們跟那些老師合作空間就會比較大啦，那還有一類我覺得就是比較是說就是說可能，我剛才提了一個是教學資源釋放與分享。

林：社區方案。

賈：那還有一類我覺得是比較是說，其實在地方上有一些比較是教育文化的一些活動，這些我就覺得比較沒有那麼正式，我覺得反而是對民眾來講有時候是蠻重要的一些像嘉年華會這樣的，因為現在的縣政府他會邀請到大專校院或社區大學來，因為他也缺乏一些像這方面的資源，那在這個場合裡面，事實上大學跟這些社區大學事實上就可以有一些合作關係的銜接，這個部分反而比較自然，而且比較沒那麼刻意，而且就是那個人脈關係就比較容易建立。

林：就是地方的一些地方的嘉年華會這樣。

賈：對，或者就是說一些，因為像現在地方的文化局或什麼這種常辦一些這種文史的活動，很熱鬧很熱鬧。活動碰到他也會邀請一些大學老師來辦講座！所以其實我是覺得說平常大學跟在地其實沒那麼疏離吧！我說整個大學來看其實很疏離，但是你如果看每個老師事實上他做的事個人都有差別啦，那我們在這些場合可以遇到這些很積極的老師。

林：點、線、面這樣子，慢慢擴散。

賈：對，那到後來其實交大合作計畫，我剛說的比如說教學資源的整合就很好。

林：大概可以從這三個大方面來看他們進行合作的計畫，另外，老師你剛是把通識教育那方面放在就是在資源的釋放與分享這邊，通識教育這方面。

賈：通識教育這邊可能就是說跟一些譬如說教學方法的一些知識的分享，因為其實在社區大學裡面，這六、七年下來其實關於整個教學方法或是社區大學本身教學 know how，已經有建立他一個很完整的體系了，所以我是覺得這個事實上是有一點需要去建立了，通識教育那邊事實上他本來是在處理的內容還蠻相近的，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像我們社區大學有些是來自於民間的一些講師嘛，那他們其實是不太會教書的，他們會作戰但是他不會教。

林：有那個技能。

賈：對。那他其實搞不好就可以跟這些通識老師合作，因為這些通識老師就是研究這些東西的，那他們來想這部分的內容，將來課程整合起來就需要社區大學來幫他們的忙這樣子，那通識教育就要他本來的東西也可以透過這樣的的一些講師們也可以變的得很活，比如說他們也可能想去他們大學去修一下。

林：光是這三點事實上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了。老師您認為就是在互相採認學分這方面的看法呢？

賈：其實這個比較我覺得這個範圍其實還蠻大的。

林：像之前有要立一個開放大學法嘛，那現在好像還沒有就是蠻正式的三讀，還在草案階段這樣子，那可能當然不見得每個區域性社大都會想要為了一個大學的學分，可是有部分的人還是希望可以採認。

賈：我覺得台灣他事實上要思考的問題反而不是就是純粹就是說這些比較技術上的問題，因為我覺得學分採納其實有時候也可以開放給大學自己來做這樣，因為有些課事實上他如果你認可的規範還蠻嚴謹的，或者是說他其實因為你現在所有的學分事實上有很多種類別，有可能是大學自治的學分，或者是自己的認證這樣子，所以這個其實他的層次都不大一樣，那這個其實我覺得可以開放給人任何一個大學他自己去認定。

林：他們如果覺得這個適合他們辦的課程，他們覺得這個嚴謹性也夠，然後水準也夠的話，他們是可以來承認他們學員所修的學分。

賈：這個部分就可以，因為我們也知道說有很多社區大學課程，事實上他們的重點不在完成他的學分。

另外一個是說其實他的課程本身嚴謹程度，本來也不是需要特地要他的學分，他的重點是因為譬如說像我剛有提到就是有演講之類的，因為事實上他的重點有時候是在傳承文化。

林：精神不一樣。

賈：我剛有提到就是其實這個可能有兩個方面嘛，一個從大學來看的話，其實他有多一點自主性，這個我覺得現在都在做，因為有些大學就是說因為大學每個大學他的奠基基礎不大一樣，因為一些比較新的大學他可能會覺得說這個可以增加他的曝光率呀，或是說一些他可能蠻樂意做的。但是像我知道像清大交大他們對這個東西就採取很負面的看法，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可能會對他們的校譽遭到破壞或是什麼的。

所以其實他反而不大願意做這個事情，這個也就是我剛有提到就是說假如現在要跟大專校院要談的話，其實談最快，馬上做就遇到鐵板了，我們其實後來都不大想去談了，完全不談這一塊，那我這個是從大學的觀點，但是我如果從社區大學的觀點來看，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成人教育他現在其實剛開始，我講的是成人

高等教育，不是一般社會教育，他在成人高等教育這邊，因為台灣的大學不能回流嘛，就是我們成人不能再回去修學分這樣子，然後另外一個是說在那個整個台灣大學的整個體制，大學跟就是說原來大學她們有辦法提供一個很好的成人教育，那社區大學或許可以提供這一塊，可是社區大學現在遇到的困難是他現在跟所謂的社會教育機構，就是說還是沒有辦法完全區分，因為大家的功能其實有點類似，那方向上有點不大一樣，所以他現在最大的問題反而是說他要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未來有一個整個民眾在這些不同的社會教育或社區教育整個高等教育這一塊，他該有一個什麼比較清楚的學分認證的一個系統，空中大學或許提供了一個方向，現在其實在西方大學他們會有一些限制一些案例嘛，比如說向英國或是說像韓國的學分銀行，那我是覺得說台灣這一塊應該要更認真一點。

林：現在台灣也是在這樣子像社大這樣子的一個說法出來，不過就是如果回到最根本最當初的社大的一個設校精神的時候，會覺得說好像不用那麼重視所謂的文憑，就是文憑主義。

賈：可是其實我們社區大學大概也分成幾個不同的一個思考的脈絡，其實像我們青草湖社大或是全促會來講，有一些就是目前會有一些認為比較理念性的一個社大，他其實比較在意的是成人高等教育，反而不是說一般的社會教育這樣，所以這個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尷尬。

林：就跟美國社區學院那邊算是跟他們比較因為他們是做大學前的銜接教育。

賈：但是這個方面其實社區大學尷尬的地方，就是說我們的經費說實在的非常的不夠我們去做這個東西這樣。那所以其實他很大一塊就是說一些課程的範圍都還是社會教育的感覺這樣子，他其實在處理這塊的時候，事實上我是覺得說整個大環境沒辦法發展，那當然我們後來會覺得說，台灣可能會比較需要比較是成人的高等教育，而不是一般的社會教育。因為一般的社會教育事實上現在台灣的社會經濟愈來愈發達，很多的社會教育機構。

林：很多都可以實施這樣。

賈：對，非常好的這種也可以提供這個方向。或許你們方便的話也可以先把訪談稿給我看看。這是我一個簡單的期待啦，在學術界，那我們剛說策略聯盟也有，有時候甚至是比較概念上的而不是那種工作上的，因為我講的很明白，所以像如果譬如說我們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夥伴，那他們其實事實上對這個 issue 非常的期許，那我們當然是很樂意提供第一手的資料，雙方一起就某個理念大家來對話，來交流一些可以互相辯證，我覺得這是蠻好的，青草湖社大是很歡迎，就是有很多的空間，因為我們也很欠缺一些 know how 這樣子。

林：我們之後再跟老師聯繫，再做進一步的溝通聯繫這樣，主任謝謝您。

二、員林社區大學訪談紀錄

受訪者：施能仁教授（中州技術學校院長）

戴勝豐先生（員林社區大學校長）

訪談人：林家宏、張怡晴

訪談時間：93年十月十二日上午10:00~12:00

訪談地點：中州技術學校院長室

問：您認為社區大學與區域性大專校院進行正式合作的可行性？

戴：跟施校長是一起長大的，從出生一直到現在，已經五十幾年了。在我們對社區大學的教學理念也好，要怎麼發展的構想，其實我們兩個都一致的。施校長他是我們前任員林社區大學的校長，我是他的副校長，緊接著就是我任校長，施校長就到中州技術學院擔任校長。

施校長他早就跟我講過很希望就是中州技術學院跟員林社區大學做所謂的策略聯盟。在觀念上對這個策略聯盟，因為兩所學校的性質全然不同，以社區大學來講，在觀念上雖然也是介定在所謂的高等教育，但是事實上整個推動起來的時候，在高等教育這方面，事實上社區大學是沒有做到的。但是現在社區大學做到的，以員林社區大學來講的話，做得最好的應該是「社區服務」，那我們的教學內容對社區有相當大的幫助，比如說我們的法律常識科目，我們公共衛生的科目，還有我們所謂的社區營造的科目，甚至我們有比較好的就是那個在地的台灣文學的部分，或者一些生活類的課程像造園景觀或攝影這些我們都會跟地方結合，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譬如說我們的八卦山生態導覽的這個科目。所以社區大學慢慢的，以員林社區來講，在生活藝能的這個部分的科目就是會慢慢的淡化，不會像以前那樣的蓬勃發展。

因為現在有很多社區大學就在語文類、生活藝能類，事實上跟現在外邊像救國團或YMCA或所謂的英語日語的補習班，這些都會有所衝突。不過員林社區大學它有一個比較好的部分就是員林鎮公所給經費補助，還有教育部也給經費補助，所以員林社區大學在全省的社區大學來講是比較完整的社區大學。

這一期也是第十期，所以員林社區大學慢慢地它會以社區的需要為重心。因為社區大學，當然它的特色跟其他社區大學，我們大概看一下，員林社區大學跟社區的結合這個部分可能比其他社區大學要好很多，但是我們要把它介定在高等教育這方面，我們施校長也在員林社區大學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事實上目前學生選課的這個部分，屬於高等教育的這個部分並不很充足。那不充足的原因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就是外邊的民眾的需要，我們發現民眾他們對於高等教育比

較屬於學術類的，在感覺上選擇比較沒那麼需要，因為社區大學裡面的成員大部分都是成年人，那有很多很多退休的老師、退休的公務人員，這些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都是大專校院畢業的，甚至有碩士有博士都有，那相對的就是沒有去得到這些屬於高學歷的、高等教育的這些民眾，事實上他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在他本身的感覺上沒那麼需要，倒是覺得比較需要的就是法律常識，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公共衛生、用藥，還有這個所謂的藝術類像音樂、美術。

因為當時我們五十歲，也就是民國四十年左右出生的這些民眾來講的話，當時他們受的國民教育，也就是國小六年幾乎都是在補習，那曉得我們以前的國民教育甚至到國中高中都一樣，藝術類的人文類的幾乎都很少，那法律教育幾乎停擺，不像現在都有。在我自己的感覺，社區大學目前以民眾的需要為原則，跟大專校院所謂來個策略聯盟，我想在我的觀念裡面，如果大專校院裡面有這幾科目的這個部分，或是屬於高等教育的部分，少部分的話，能夠跟社區大學來做結合、互動的話，我覺得很好。

員林社區大學跟中州技術學院來做策略聯盟的話，我們大概會把高等教育這個部分盡量交給中州技術學院，師資的部分我們希望他們能輔導我們如何進到中州技術學院裡邊來，然後中州技術學院能給我們員林社區大學在師資部分、設備部分給我們做比較充分的支援。那很高興的就是施校長他到中州技術學院就任的時候，就任時對外演說的時候他特別講要跟員林社區大學要密切的結合，他原來本來是員林社區大學的校長，然後我是他的副校長，然後他也很照顧我，希望能夠結合，那如果這種策略聯盟一結合起來的時候我們發現到有個很重要的重點，大專校院招收的學生不再是高中畢業的學生，大專校院如果跟社區大學結合的時候，因為屬於比較基礎的高等教育部份，在社區大學來上課就可以，讓這些民眾對於高等教育有信心的時候，他們會很熱意的而且很希望直接就到技術學院來上課，那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所謂的終身學習從社區大學直接衍伸到區域的大專校院，那以目前社區大學說要像一般大專校院這樣子的規模然後要有這麼多的教授這麼多的學者來投入到社區大學，我想不可能，如果真正的社區大學像一般大專校院，區域的大專校院規模那麼大而且師資那麼齊全的話，它就不叫社區大學了，他跟一般的區域性大專校院也是一樣，只不過是多一間多一個這個公部門的大專校院或者是私立的大專校院一樣。

我覺得非常讓一般民眾沒有辦法接受的就他比較制式化，它的學習至少也有評量，因為他要給學位，他要選部分的學生，它一定要給予評量，而且甚至於它老師，雖然有非常好的老師，但是它學歷不夠的時候，它也幾乎沒有辦法，所以在這個部分我覺得，社區大學可以補足一般性區域大學沒有辦法做到的，譬如說

我們社區大學，這個我們很強調的就自在學習，然後另一個重點就是知識解放，所以我們不在他們所謂的制度裡邊，一個框框制度裡邊，在那裡做所謂的教學，或者是所謂的學術討論，沒有，我們很可以發揮，我們希望找哪位老師就找哪位老師，我們學生來源只要你十八歲到兩百歲都可以進來，所以你程度好程度不好，反正我們都接受，那沒有考試，沒有考試學習起來就很輕鬆，那幾乎每個要去學習的人，我時常在講說，我到各學校去的時候，我只要是中午兩點的時候我進到學校去，我發現到很多學生都趴在書桌上睡覺，那我甚至有一次到台大，那台大上課很自由嘛，你要去就去你不去就不去，坐在那裡，結果課堂一看，有不少人在睡覺，這上課的時候你在那裡睡覺乾脆就不要去，這等於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們社區大學不一樣，是晚上上課，你走一趟看看，沒有一個人在睡覺，年紀都很大了，白天也工作，晚上也很累，所以那種學習的精神社區大學裡面學習的人就是因為沒有壓力，就是因為它學習的很自在，所以它吸收的狀況會很好，不像一般制式的學校，我要學位或者是我要怎麼樣，所以在感覺上我是覺得如果策略聯盟的時候，能夠跟一般的大專校院社區大學，社區大學跟大專校院這樣連接在一起，但是，我總覺得有部分的還是要交給區域性的大專校院，社區大學還是把自己的自由自在的學習的這個部分把它做好就好。

那我們希望社區大學不要跟其他的搶，就是那些所謂的這個營利事業的這種教育單位跟他們搶，然後也希望大專校院能夠協助社區大學，然後社區大學裡邊透過策略聯盟也能夠不經過考試就能夠到一般的大專校院來就讀，我相信非常好，所以區域性的新增也沒問題，我想大專校院的學生部份可能要到社區大學裡邊來的話，不需要，那麼社區大學學生到一般區域性大專校院去就讀的時候很需要，但是，社區大學的教授或是社區大學的老師，到區域性的社區大學來的時候不需要，不過，我們很需要，很需要大專校院裡的教授老師能夠到社區大學裡邊來，所以這一種策略聯盟就是一邊的學生到區域性，就是社區大學的學生到區域性大專校院去就讀的話對大專校院來講的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希望大專校院能夠提供這個機會給社區大學的學生，但是我們也很希望大專校院裡邊的老師師資能夠幫忙社區大學，就在高等教育的這個部分做幫忙，也讓社區大學在高等教育這個部分能所謂的提倡，然後互相的那一種策略聯盟的話我想就會形成。

施：我就針對這五個題目，第一個，您認為社區大學與區域性大專校院進行正式合作的可行性如何？，當然，這也是我們首次在嘗試，由員林社區大學跟中州技術學院來首次嘗試，那這個東西是一定要做，也就是說，我倒覺得這個可行性是看我們怎麼做，技術性的問題，但是它的迫切需要就是說它一個資源共享的觀念，資源共享的觀念，所以遲早都要往這樣一個方向來做，譬如說資源共享裡面，

現有的中州技術學院大專校院來講，其實有比較好的設備，包括我們圖書館的藏書，十幾萬冊，那這些都可以讓社大的社員來使用，我們的綜合體育館甚至於很多休閒或者很多的空間的停車等，這些都可以讓社大的社員來使用，就是說一個所謂的資源共享的一個觀念。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要提升一個社區營造的時候，學術性的東西如何培養種子，所謂的社區營造種子，甚至於維持員林社區的大學的另外一個特色，它們其實也可做很好的一些包括促進產業，當地的產業或者是觀光，譬如說最近這個它們的社區大學從本土化去了解之後對鄉土的文化文物誌，或者是這個攝影或者是對紀錄這些所謂的傳統藝術這方面都著墨的很多，相對的，在學校來講，譬如說與科系的配合，我們有景觀設計，對整個鎮容對整個鎮的未來整個發展，另外我們有視覺傳播，資訊的傳播除了跟三立彰化電視台有合作之外，十三頻道跟二十六頻道，另外就是在技術上來講我們也可以提供我們有一個四百多坪的攝影棚，那歷史系的老師可以就文物的一個指導，把地方的這些逝老的一些東西做學術性的整理，就正如你們在這樣的一個研究一樣，所以這個資源共享來講，我比較覺得是一個迫切性，或者是一個需要性，一定要做的一個趨勢，可行不可行是技術面的一個問題，所以這個可行的問題我就要往第二個方向來說，就是說，你們認為要進行策略聯盟，剛才戴校長所提出的需要有什麼樣的前提來做，那其實我們兩個事實上是很樂觀這樣的嘗試。

問：如果社區大學與區域性大校院要進行策略聯盟，要在怎樣的前提（應先完備哪些事項）下，才能進行？

施：我們兩個事實上是很樂觀這樣的嘗試，第一個，我們說事情會成功，往往是什麼，天時地利人和。

以地利來講，今天就是一個社區，這個社區裡面中州是代表著員林鎮最高的一個學府，而且這個鎮在人口在未來的條件來講是升市相當好的一個利基點，那這個目前員林社大在全國將近有八十個社區大學裡面在辦學的績效跟規模，在這個工作同仁的努力之下，事實上已經被教育部相當的肯定，甚至是戴上了特優的這種標誌，所以這個社區的部分，地理條件來講，國立高中有，高中職有四個國立的學校在一個鎮，國立員林高中，員林重石高工，員林家商，還有一個我們租的那個地方叫做員林農工，所以說，光一個鎮就有四個國立的高中，再加上政府配合我們的鎮長來配合支持的員林社大和我們這邊，雖然是私立，但是畢竟是員林最高的一個技術學院，所以地利上來講，相當的好。

人和來講，講人和如果做最簡單的人的因素來講，兩個校長幾乎是相當有默契，這些工作同仁的工作能力跟我們久了以後那種薰陶出來的氣質，也就是說人

和方面相當好協調相當好溝通。換句話說，我們會為一個理想，一個理念相結合，這個部分的個人的問題是絕對沒有問題，這是一個人和很重要，但是在往法人方面或者是所謂的產官學，員林地區有九家上市公司，像正新輪胎公司，泰丹食品公司，見大等等這麼大公司的企業在這個地方，他們有若干的員工需要在職訓練，需要在工作之餘有休閒，有再學習第二專長或者是快樂學習很多知識裡面他們有這樣的需求，然後呢，學術界又有這樣的剛才說的文風鼎盛，地靈人傑，那官方面呢，真的，我們也很感動，縣府雖然在這個終身教育裡面有經費的支援，但是我們鎮，當時員林社大也是唯一特設是由鎮最小的一個層級，公部門的一個層級發展出來的，包括就是說股會或者是鎮這個層級就是產官學，相當的支持，所以我把這樣的法人，自然人，把它當作一個人和的條件，那目前來講恐怕全國找不出第二個像我們這樣的一個人和的條件。

第三個就是天時，那天時來講，可能就是說這個時候以目前來講它們員林社大已經發展到第十期也就是邁向第五年，那我們這邊剛好是二十五年，中州的技術學校，那麼在這個發展來講，這個時候，鎮長有那個理念，社會、地區、產業界、官方又有這樣子的一個推動，所以在這個天時來講以許我們在這個時候已經在慢慢的做，這個做的過程當中，可能大家也是有一點期待，也就是說這個時間我們認為是最好，所以我們在第十期已經有做了初步的一些合作，策略聯盟，包括它們學生來這邊學習，這是有一些它們在社大開的課，我們會承認。

甚至於他們的師資，也許說戴校長比較客氣說我們的師資要支援它，事實上反過來，在社會大學裡面有很多的師資，我稱之為奇人異士，這些它都在支援我們，譬如說我們員林社大的有一個江春雄老師，那江老師呢，相當的優秀的攝影十傑，世界十傑，那也來開我們的那個攝影技術，因為我們有視覺傳播，我們剛好需要這種人，但是也許我們講的比較不好聽的就是說教育部有時候認可的是它學歷的這個問題，但是它是這一方面的技術本位，所以我們用技術人員聘用，我們可以解開這些困難，那也有一個施能恆老師，她是日本技師在這個園藝方面拿到甲級證照的，在全國沒有超過三個人，那她甚至是慈仿流，一種插花之王，護總華督，相當於是教授級上去的，我們也聘請她，她來的時候配合我們的景觀設計系，然後我們由她來規劃國家級認證景觀設計乙級的場所就在這裡，已經發包了，兩百五十萬在做場地的這個，將來以及中部的地區就可以利用這個學校來做乙級的認證，那學習的初步階段，初階可能還達不到大學的水準，那麼在這個員林社大裡面快樂的庭園DIY，然後進階的部分就往我們這邊來，然後他們就進入我們的二專我們的二技，看它的層級，我們給他抵免學分，那抵免學分他將來，也是在兩年甚至還可以念週末週日班，然後他可以拿到學位。

另外一個老師就是舞蹈，國際標準舞，湯湘湘老師，那她是現役的舞蹈的國手，所以呢，她來帶動我們學生，另外一個比較休閒或者是比較因為國際標準它是很正式的一種課程的學習，那深受學生的喜歡，人又長的漂亮，這些都是我們從員林社大挖寶，挖寶過來的，反而是支援我們，大家一直想像說好像是我們在支援社大，其實這些奇人異士，我們透過不是教育部管制的人員任用的條例部分，改用彈性一點的技術任用條例來做我們師資的互動，畢竟大家都是大學，員林社區大學也是個大學，所以在年齡上來講十八歲以上，而且我們學校將來在走向來講，除了一般的這個高職的學生，甚至將來也會給高中的學生，或者是職場中再回流到學校來受教育的，那所以在人的基本條件來講，受教的權利來講，現在已經所謂的知識解放或者是所謂的教改的這個地方，大家能夠有受教育的機會，我們就盡量開，所以呢，我們沒有所謂的入學考試，或者是說也許我們所謂的單獨招生，或者是有一些書面的審查資料，我們也可以讓他們來念，拿到學位，所以這個部分在合作的機制第三個。

問：目前貴校是否與任一區域性大專校院具有正式的合作機制？

施：正式合作的機制來講，老師們已經有在互動了，學生呢，甚至於來這邊也可以進入分別三個班，一個就是二技班，一個是二專班，一個是週末班來取得學位。那這個東西只修兩年而已，所以兩年他就可以抵免學分，因此呢在這個部分，甚至有公司上班的，或者說我們整個接受外面工廠的需要、員工的訓練，在教育訓練也可以跟這邊結合。

問：您認為社區大學與區域性大專校院可以進行正式合作的項目有哪些？

施：第四點，我們目前正式合作的部分，我想再具體地做一下，因為既然是大學，如果我們根據大學法走入體制內的運作的話，大學的功能有四個，一個是教學、一個是研究、一個是推廣、一個是服務。

那教學方面我們是師資相互支援，不敢說我們的師資比他們好，雖然我們的師資比較專業但某一個領域，學術領域，但是呢教學的科目來講我們分開來教，生活藝能的在社區大學裡面辦得很好，那相對的在我們所謂的管理類科、商業學術管理，或者是電腦應用這邊的器材提供，那麼在教學方面大家相互地支援，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將來會有更密切的合作關係。

那研究方面來講，目前我們有很多的專案，包括我們的楊理事，他是我們彰化縣所謂社區營造的理事，那在帶動各鄉鎮甚至各鄰里這方面很多的研究專案，我們學校在將來在推廣教育裡面也會做這樣的一個互動。

所以我就談到所謂的推廣，在推廣裡面，剛才戴校長也說過，其實一個社區大學，員林社區大學之所以有這樣被肯定，其實有很多前瞻性的想法，包括班上同學的互動，從一個人的生活變成一個家庭的關懷，甚至一個社區大家相互的支

援，這個社區將來可以走到國際社區，尤其外交來講我們國際社區。那彰化必需的特色是什麼？花卉。那花卉我們每年要舉辦像去年開始舉辦那個花博，荷蘭這方面的，歐洲這方面有很多的技術可以引進來，引進來的時候先讓我們的人們也了解它，不管它的文化，不管它的語言甚至溝通的工具，然後他們來寄宿，甚至我們到歐洲去旅遊我們可以簽國際姐妹社區，然後我們去那邊寄宿、觀光、互動，默默地在做國際外交。產業界也可以透過這樣一個技術合作、產業交流，所以這個東西藉著不管是產學，其實我們的老師或是學生都可以去那邊實習，我們已經推展到所謂國際的觀念，在默默地做，推動國際外交。

最後一個服務，像我們員林社大的工作人員事實上工作量很高，我所了解的他們只有六個人，六個人服務了全國最大的一個社區，每一個人的工作量很多，但是他們在人力資源來講也是一個學習，我們帶動一個很好的志工隊，這個志工隊包括比如說從去年開始有一些公共衛生、防 SARS 的活動，或有關於地方文物展覽、社區關懷老人、或一些觀光地區的淨山活動，甚至於小到做所謂的垃圾分類。他們那個志工隊帶得很好，我們這邊的學生也可以跟他們學習，中州我也成立所謂類似服務性社團，比如說慈青或員林佛光山。我自己也得到佛光山很多的教誨，我也有這個榮幸加入了佛光山，因為我們的戴校長是佛光山裡的得道高僧，應該算是居士，所以跟這邊的這個關係，在服務推廣變成一種人力的結合。也許志工隊在員林社大年齡是大了一點，但是我們這邊算是大學以上的小朋友，我們也願意一起把人力擴充，在人力的推動上來講，錢是公所或縣府或幾個學校來分攤，人力呢就整個推動出去了。

所以有時我們辦出來的活動讓人覺得辦得有聲有色，所以有時候社會接觸了以後你會發現到你的層面、人際關係，甚至於你的思維都會有很大的改變，那過去我們在朱顏龍時候也沒有什麼比較大型的活動場所，那我們也借用佛光山在員林的講堂，透過副校長的這些關係，讓大家了解地方的特殊的建築，佛教的心靈的一些觀念，甚至於彰化他們有一個福山寺也要做一個類似佛法的一些宣導，如果你佈施的話，金銀財寶，那是一個功德，但是把佈施這個功德更勝於金銀財寶的佈施，三千的佈施，所以他們想要成立這樣的一個大學，我們的戴校長就把我們的經驗去幫助它們，所以甚至於把學生，希望他們就在彰化市來念就好了，但他們有時候會覺得你們員林社區大學的老師比較好，沒關係，老師比較好我們也是資源分享，我們的老師去那邊開課，所以我們誠意幫他們這樣子的一個經驗再傳承過去的時候，它們跟我們社區的關係，社區大學的關係，甚至於跟我們就程式一個姊妹的學校。

我們幾乎沒有分說你是哪個學校的，甚至於有彰化市的社區社員，她在那個地方跳所謂的敦煌舞，來員林社大也可以，換句話說學生也可以雙重學籍，其實

我們不介意這些東西，而且很鼓勵這些，不然你看，從彰化市那麼遙遠的地方坐休閒旅遊車到員林來，我們不是在搶學生喔，反過來很多的其他縣市，可能就有互相，社區大學跟社區大學之間有互相競爭，互相拉學生的現象，那我們在彰化縣營造出來的一個觀念，似乎大家都是一個互助和諧互補的一個觀念，所以，這個服務方面來講我們推廣的還算不錯，最後一點。

問：你對社區大學與區域性大專校院互相採認學分的看法為何？

施：我們先做這樣子的一個說明，一搬來講，學術性的課程可能比較合適大專校院來做，那生活藝能或者是地方文史的這些，這些比較由社區大學來做，分工，那分工之後如果說，他要的是學歷、學分，那可能就要造，因為學分學歷是要由教育部來佈定，比如說一開始要怎麼做，老師要認定資格，老師認定資格，教育部過去是比較用學歷，但是社大那邊我們早在一開始第五期的時候兩年半前，我們就開始做這樣的工作就是說，學歷認定我們在社大裡面包括一班大專校院能夠接受的，彈性上比如說我剛跟您講的就是利用技術人員的任用條例，你有這樣子的教師師資，沒有問題之後，你教的內容是不是吻合，教的內容來講比如說，第一個，上課時數總是十八週，所以社區大學一開始開課的時候跟教育部的那個規範，還有跟我們的一些規劃事實上是同步，他也是十八週，十八週一個小時就是一個學分，兩個小時就是兩個學分，所以說這個東西在互通抵免的時候沒有問題，至於裡面實質的教材內容，他們會出版很多的那個雜誌或者是出版很多的那個教材，然後供這邊認證的時候有一些遴選委員會，評審委員會來認證，就好像一樣啦，以前你是五專的修過經濟學到大學這個東西四個學分認證是不是三個學分還是兩個學分還是四個學分全抵，也要有另外一個它們專業的來考量你教材實質內容的認定，所以從課程的分類或者是從師資、教材包括時間，教授時間這個認定來講，我們目前很棒的就是，員林社大跟中州有彼此認證的這個管道上，我們大概就是朝著固定的規範，因為認證就是要看學分，學分就是要拿大專校院的那個文憑，那我們是比較這個樣子來做，社大早就已經一直在這樣子的護到學生的權利。

還有一個我比較獨特的就是說現在教育部在推動高中社區化，但事實上我們現在，本校中州技術學院有三個學院，工學院就是傳統的，傳統的電子電機機械，自動控制跟資訊工程，另外，商學院，國貿、企管、資管、應用外語，另外我們有一個比較好的特色就是環境設計學院包括視覺傳播、景觀設計以及這個生物科技，今年我們因為評鑑的不錯，今年馬上我來了兩個月，教育部馬上就給我們多了一個，叫做幼兒教育，還有保健營養學系，那幼兒教育因為我們這個彰化地區裡面像我們有員林家商幼保科，或者是有一些高職的，他們沒有機會昇上幼兒教育這個部分，然後社區又有很多的托兒所，以我們現在的幼稚園來講，員林鎮是

比例密度最高的，全國最高的，可能大家都沒有發現到這個市場，那我們以一個高等學校的地方來開設幼兒教育學系，那麼讓它們在這個學術性，就能夠升上去，所以呢，其實在美國你們所謂的學院社區化就是變成所謂的社區學院，所以將來我要變成大學的時候，除了工學院商學院還有一個社區學院以外，還要再加上一個進修的社區學院，甚至於保健營養包括我們在社大裡面有些民俗療法，那些東西也許在正統的醫學來看，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這些民俗療法就在這個社區也許是個傳統，是一個很古老的一個寶藏，我們來把他納入到社區學院裡面，進修學院裡面來開課，所以我們就變成三個月再加上三個月的進修學院，變成我們的特色，那四個院我們就可以改科大。

問：像進修學院這部分有些課程是跟社大這邊事實上好像也是他們的師資好像也是可以過來這邊做支援，像傳統民俗療法這部分的。

施：對阿，因為這是傳統的東西，但是在這個社區在這個居民在我們尤其這個小鄉，百果山上的這個小山城裡面，其實，祖先的這些智慧，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把它發揚光大。

問：那像第五題這裡也講到的說，學分這部分有限定說大概他的課程大概範圍是在哪些課程裡面比較來進行會比較適合一點？

施：課程的名稱我們並不 care，比如說你在那邊修所謂的攝影的部分，包括進偕班的大概就可以在我們的二專部，那高級部的可能在我們的二技部，所以他們開的課程名稱我們並不是很 care，換句話說由這麼一群學術專業的人來認定就好了，我們不會拘泥於差那麼一個字就不行，那是說在傳統的，比如說在官僚體系裡面才有這種情形，差一個字都不能認證，但是我們這邊採用的是一個很有彈性的，就是說這也是一個社區大學在一個非體之外的彈性運作的一個優點，而這個優點我們要做，所以也許你們這邊開出來的課像你們有那本，他裡面開出來的課，我隨便翻一個就是說有的這個課程名稱，你只要告訴我比如說這個課程名稱正確的東西，在我們通識教育裡面，向醫學與人生，家庭醫學，甚至於什麼健康這些東西都是，比如說景觀設計。

或是我們跟什麼美國人聊天，跟美國人聊天，我們是請他們的那個什麼摩門教的人，騎著腳踏車還帶著安全帽的有沒有，也許在你想法來講就是說，他本身沒有大學老師的資格，但是，你看它們的教育方法，他今天呢，很快的融入你的生活，了解你的語言，跟你在這邊互動，他甚至於做基督教的這個法的傳教，我們也知道，但是我們講說，既然那個課，與美國人聊天，那這個聊天來講，在我們的這個學分認證裡面，我們可以認證的是什麼，比如說英文會話，英文會話裡

面也許他是當做實習的課程，那實習可課程你要幾個小時，認證的話當作英文會話的一個學分或兩個學分，它們現在是開兩個學分，已經在做了，甚至於我們的老師都在那邊晚上去跟那個學，因為他覺得說，比如說，那些老師那些其實都是高中學生或者是大學學生年紀比他們還小，他本身也是英文老師，但他在台灣比較沒有接觸環境講語言的機會，他就認為他是我兒子這個年紀，我若不會講他也不會笑我，他有那個膽子跟他學，所以這之間學習效果來講，很棒，他敢接觸敢跟美國人第一次開口，因為這個大概門打開的話，就是一種自然學習法。

員林社大老師的作品，很生活化的告訴你這個怎麼去拍照，比如說，水滴上有個荷花怎麼去拍照，只是用那個傻瓜相機他就可以拍出這樣的一個特色，那這些的造景，這本就只有荷花，這個荷花是在員農後面的一個這個荷花的那個，因為農校他有很多的荷花池，所以他們就在去年的時候我們就把它當作我們這邊的一個教材或推廣社區教育去做一個跟國際來分享，所以國際有人對我們這一本也相當肯定，那也許就是由學校來支援一點經費，所以有時候不一定要拍的很鮮花盛開，有時候你會看到這也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從不同角度去看的話，我是覺得滿好，所以當時我們的鎮長有題一些字，或者是我也有題一些字，最主要就是快門或者是江春雄，江春雄博士，就是做的這些，包括這些翻譯，英文的翻譯，這英文翻譯就是我們社大的老師，英文，老師也有學生來做，所以，也許可以作為我們的一個教材，那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情形，你修過的這些進階班的在這邊我們抵一個攝影技術，這門課三個學分，我們就抵掉了，講白一點，同一個老師在教為什麼不能抵呢，對不對，也是江老師過來的。

問：因為中州技術學院本身是一所私立學校那就是比較有辦法多角化或多元化的評比，如果跟國立的大學來比的話，在跟社區大學區域就是策略聯盟的時候會不會比較多的優勢，比較好？

施：我到覺得這是一個領導者的一個想法跟做法，我還沒有來接之前，老董事長跟現在的幾個孩子們，是為一個比較封閉式的，家族性色彩比較重的，那現在因為聘請我來，我的想法比較 open 甚至於對社區或者是這些所謂的地方文史或者是知識解放的這些東西我比較有這樣子的一個感受，所以我願意把這方面來做一種，魅力是一個人生在教育上一些影響的執行者，所以我才願意這樣子做，今天換做另外一個人來做，也許他就是不見得因為說是國立或私立的關係，領導者的一個觀念應該是有關。

戴：我倒是另外一個想法，私立學校才有可能，而且剛好施校長是社區大學的校長，剛好也很了解，所以剛剛談到人和的部分也很重要，所以員林社區大學，現在走的就是我們施校長，其實都是他在前頭我在後面跟著走，然後這種觀念如果

能夠做的好也可以讓整個全國的社區大學跟學校互通，不過剛剛你提到的是國立學校，目前國立學校牽涉的有很多問題，我想跟法人沒關係，是人的問題，因為私立學校校長他是比較有決定性的，但是你國立學校的校長現在在我的感覺啦，既然是用選的，他沒有什麼權利做任何決定，搞不好什麼時候就被其他教授給換下來，我們看到很多國立學校都鬥爭的很厲害，那忙鬥爭就好了還辦什麼學校，在我的感覺是這樣，那目前國立學校之所以學術啦各方面都還不錯其實是因為下面有很多很好的教授，其實這個有時候真的是感覺的很，其實師大、中興大學也是，所以現在那種不是所謂的很正常的辦學，辦了一所好的學校重心不在校長，了解我講的意思嗎？所以目前的社區大學要跟這個區域性的大專校院做結合的話，你說公立學校幾乎不可能，因為這個要做決定的時候都要有很好的前瞻性，還是要有魄力的，這個很重要，在我感覺現在公立學校，施校長之所以退下來我想這個原因也很大。

三、大同社區大學訪談紀錄

受訪者：大同社區大學張主任秘書坤華

訪談人：林家宏

訪談時間：93 年月日上午：～：

訪談地點：中正大學教育學院 308

訪談方式：電話訪問

林：大同社區大學這邊總共之前在座談會那邊有聽到你說有跟好幾所的學校進行一些合作，先請您簡述一下說大概目前有跟哪幾所大專校院？

張：其實我們合作的學校蠻多的，像台大農推系，我們最主要的是有請台大農推系他幫我們帶一個綠化的課程，後來合作的還有台北大學，還有實踐大學，還有單純師資的像這個中正大學黃富順教授、校長，他很早就來幫我們辦好幾梯的這個成人教育的基礎培訓，就是教師的培訓。

林：所以說等於從最早的歷史看下來，就是有中正大學或者是台大農推系，那台北大學、實踐大學，大概就是這四所。

張：還有致理，他們主要是我們資訊網頁做策略聯盟這樣子，他們是有簽約的，那其他四所學校可能是默契上甚至有口頭上的一些討論跟回覆。

林：如果真正是有白子黑字的一個簽約動作的話是以致理，致理是一個管理學院。

張：最早我們是考慮跟台大農推系是因為大同是台北市綠地最少的地方。我們那時候有大概六十幾個志工，我們就是希望說，能夠訓練一批志工來協助大同作全面性的綠化的工作，那所以我們透過賴爾柔教授，其實他是農推館的館長，他跟幾個實習生做的一個計畫這樣子，也帶他們去這個新港文教基金會，就是去看他們的綠化工程這樣子。

林：等於說是先因為賴老師，然後他就是帶領學生，做這樣的一個計畫，那這個計畫目前是還有在進行當中嗎？

張：目前還有在做社區培力的計畫，他就是其實對於讓更多人認識自己的社區，然後可以從家裡走出來，比如說參與志工或是參與社區營造、社區改造工程的這些計畫。

林：所以這個也是跟農推系的一個合作，所以跟農推系這邊合作就是有一個綠地的一個就是要營造大同社區這邊一個綠地，那還有一個就是目前要做一個社區培力這樣子的一個計畫，所以說跟大同，大同社大跟台大農推系這邊的一個緣起可能就是建立在當初就是也剛好就是有這樣子的人脈跟賴老師這樣子的一個人脈，然後也剛好有基於我們大同這邊的綠地也比較少，所以剛好想到農推系。

張：我們希望大同社大，做一個在地的學堂可以做到文化綠化大同，國際化、藝

術化台北城，這樣子的一個宗旨的願景，那因為大同是一個老社區，所以他雖然是大概僅次於萬華，是台北市第二老的社區，但是他蘊藏的人文之學比萬華還豐富，那第二個就是他的綠地，就是台北市最少的，人口密度最高，人口數又是台北市的倒數第二名，所以就是說很多的因緣際會，然後在我們定了這個學校終極的目標後來綠化大同如何做大同的文化工作，那綠化的這部分就提到台大農推系這樣子。

林：那剛剛您有提到說跟台北大學這邊，那跟台北大學這邊主要的一個

張：台北大學的部分就是公共政策的部分，我們一直希望說社區大學能夠參與公共事務，對公共事務的了解是必然要從整個學校從老師、行政人員包括志工跟學員都要有這樣的一些認識。

林：那當初怎麼會想到要找台北大學呢？

張：這應該也是地緣的關係。

林：所以也是人際關係、地緣、人際關係，所以就是跟台北大學這邊主要就是做了一個公共政策這樣子的一個課程的一個合作，然後可以訓練我們就是我們社大的從上到下所有的就是對於公共政策。

林：那在實踐大學這部分呢？

張：實踐大學是志工的部分。基礎培訓是個基礎的開始，對社區的關懷就需要跟這個志工的部分要有比較緊密的結合。我們在推訓練，碰巧遇到這個洪貴州洪教授，然後經由他的引薦，然後跟實踐大學合作。

林：是經由洪老師他的一個，事實上這樣看下來事實上都跟就是人脈這樣子的一個關係蠻要緊的。

張：這個志工基礎培訓跟人脈倒是比較沒有那麼，因為我們就是我們有辦了幾場志工基礎培訓，然後也找了好多個老師，比如說像賴老師，還有好多個就是幫人家上志工基礎培訓的教授，那中間也是跟這個洪教授有提到我們社大的願景，他也認為說其實是蠻好的一個因緣。

林：那致理這邊。

張：致理也是人脈，致理是因為當我們主任一個在立法院的資訊委員，就是我們校務顧問，就是資訊委員會的校務顧問叫做洪奇昌，洪立委，他給我們介紹說學校也應該做一些網站，那就去找外包的公司跟學校做策略聯盟，一方面也可以提供學生工讀。那他就是先介紹張紹欣張教授，由他跟幾個學員也是組成一個 team。

洪貴真洪教授這邊也是，就是說我們談好了之後，就是型態都各有不一樣，洪教授的編制他們也正好他們這個社工系的學生去訪視了大概好幾所社大，他好像最後一所到我們社大，然後我跟我們主任跟他們做了簡報，那他們學生就對於社大在經營志願服務這個區塊很有興趣，那他們就一般的學生要求學校說，他們

希望能夠到我們社大來實習，那就剛開始的第一個，這也算是正式的，有委託我們成為他們的實習單位，但是他只是一個書面的就是書面的公文，其實玄奘也有，但是玄奘後來沒有派人來，師大也是實習生，研究所的實習生到我們這邊做了論文的研究。

林：那在像之前你有提到說，黃富順黃老師，就是中正大學這邊，那當初也是透過就是老師的介紹，然後所以才找到黃老師這邊過去做一個培訓的。

張：因為我們個倒是因為教育局的關係，我們是希望說大部分的老師都不具有成人教育的這些素養，那所以從我們開始辦理以來又有衍生一些爭端或一些問題。那我們一直希望說，未來如果這個社大要走到這個認證的制度或者是社大的教師未來要長遠的走下去的話，他必須要把這個成人教育這個區塊專業化，那我們當時就問這個教育局的楊專員，我們的這個社大承辦員，他就跟我們說，推薦黃富順黃教授，在成教這個背景上大概沒有人能夠比黃教授在理論上那麼了解，就是這樣跟他聯絡上。

林：所以那時候老師就推薦說可以就是再找那個大同社大這邊進來，就是做焦點座談的增加的一個實務工作者。

張：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就是說教師怎麼樣去組成一個學習型組織，所以我們社大就是一個大概台北市幾所社大成立教師讀書會，那第二個就是透過學習型，怎麼樣在課程裡面，安排成人教育的學者專家或者是這個有關於現代公民素養的一些學者專家，來做一些專題演講，另外一方面也讓老師多一些他們個別的經驗教交流，那其實我們的教師讀書會這樣子大概兩年下來，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林：所以像我們接下來我們第三就是也會談到說就是說目前大同社大跟大專校院合作的項目大概包括哪些內容，那就是就像主任秘書您剛剛所提到的比如說在台大農系這邊，有一個當初的綠美化的一個工作，那還有現在目前進行的一個社區培力的一個計畫，那像在台北大學這邊就是進行持續進行一些公共政策的一些訓練課程，那在實踐大學這邊就是最主要就是說，一個建教合作，就是說他們社工系的學生，然後可以到大同社大這邊進行一個實習，那在致理這邊的話，最主要的就是一個資訊網路的一個建構的計畫。

張：在這個實踐的部分，後來就走到更深遠的問題，就是說因為社大每年的經費都在縮減，那我們也跟洪老師談除了這個我們現在有那個實踐的工讀生，我們就希望說能夠慢慢培養一些跟我們學校的這個發展目標有一樣的這些工讀生，他同時在校的時候也來我們這邊工讀，等到他到這個他離開學校的時候，他就可以對社大有一部分的了解，他如果對這一方面的工作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直接變成社大的職員，我們是從比較長遠的這些觀點去看。

林：就是說他可以先從比如說他的實習，然後他也表現的不錯，然後他也有意願

就是繼續說就是在深耕這個社區教育的部分，從事一個社區教育的工作，那可以開始進了就是說表現不錯然後經過一些機制，篩選之後，也可以變成我們社大的一個正式職員。

張：有一點像建教合作。

林：那像在那個中正大學這邊，最主要就是說就有做一些成人教學的一個課程的一個就是分享。

張：對，應該是說教師的培訓。

林：就是說最主要的上了這門課的學員都是社大的老師，是只有大同社大老師嗎？還是說是也開放給其他社大的老師。

張：只有大同社大的老師，但是我們未來可能把它開放給各個社大，我們可能要把它變成一個認證的一個制度，成人教育的認證，比如說你來這邊修習的幾個小時的認證，這樣可以協助很多的社大老師，等於說有興趣要當社大的老師，它可以提早拿到一些認證，提早可以有一些清楚的概念，那社大其他社大的一些民眾一些老師，也不會擔心像我們早期這個剛開辦的時候，很多這個社大的老師，都是馬路英雄，所以這個整個水準。

林：那所以說，我們歸集起來就是在跟各大專校院，他合作的一個主要的內容在大同社大這部分，他主要可以有分成師資的部分，那還可以在課程的合作這部分，那教材教法是不是其實也有的，教材教法設計，那在場地這部分。

張：教材教法設計的部分，我們之前就請到這個師範大學的林正春林老師，也是跟我們教師做一個類似一個研討這樣子，那這個可能都會整合在未來我們要做的的一個成人教育的培訓計畫的一個構想，可能要對成人的心理跟對成人的教育的部分，跟如何運用靈活的教材教學，來這個吸引成年人能夠繼續終身教育這一部分，都會是在認證的這方面。

林：那在校內場地部分，有借用到跟大專校院有合作，然後使用到他們的專業教室之類的嗎？

張：大學的專業教室好像沒有。

林：那這麼說的話，目前在大同社大這邊上課的話，大部分就是在自己的目前的這個學校裡面，然後使用這些教室，好，所以在學術研究部分，也可能就是像剛剛你有提到跟士林管理學院這邊所簽訂這樣一個資訊網路建構的計畫，是比較屬於偏向於做研究方面的，那有牽涉到一些學分跟互採跟大專校院有牽涉到學分互採的課程嗎？目前？

張：沒有

林：目前還沒有提到這部份

張：有談過但是都沒有

林：沒辦法談成

張：沒有不是沒有談成，沒有所謂教育法的機構，沒有這個，像玄奘他就提到說我們學分他不可以認證，可是在教育法裡面，可能是一個問題

林：法源依據的問題

張：對，法源依據的問題，所以整個像其他兩家台北大學都是法源依據的問題，因為怎麼樣來認定這一門課程，除了法源以外，你要可能彼此配合。可能是在通識教育課程裡面，可行度是比較高的，那在互相承認學分的部分，你定了一些課程為主嘛，他一定要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他才會走向通識。

林：那目前所以有就是跟大專校院有合作到些比如說跟他們圖書館的資源的使用方面嗎？

張：是沒有

林：現在也就是沒有接觸

張：有一個小型的圖書館，現在的階級還不是很高，其實讀書館倒是對學校本身，不是對學員，我覺得對學校本身的需求比較高

林：就是說對社大的需求

張：這樣的需求比較高，比如說社大要在這個欣賞教授的資源庫，這一部份，或是創新思考的這一部份，可能希望從大學裡面得到這個

林：更多的資訊，所以您認為是可能是對社大本身比較需要這是說有這個大學供應

張：大學裡面要到學員的環境，可能要到真正兩校合作模式有所謂的這個通識教育的學分證明，他才必須要進一步蒐集其他資料的時候，才有這個需求。

林：好，所以說像我們這裡第四題這邊，我們請你談一下，就是說就我們歸納起來就是目前跟這些大專校院合作的一個方式，大概是不是有向你剛才講到就是說人脈的部分，就是因為人脈可以建立起這樣的合作，那如果說在接下來可能就是說跟實踐大學的一個建立一個類似建教合作的一個合約，另外也可能就是說想跟這一部份的簽約，就是合作計畫、研究計畫的一個簽約的，是不是歸及起來有這三樣，還是說？

張：應該說機緣

林：機緣，怎麼說？

張：我舉個例子就是我們去年我們現在的志願服務這個基礎，志願服務學程的總召集人，這個蔡漢賢蔡教授。

林：他是服務於哪裡

張：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前內政部社會局局長，那就是我們去年因為這個教育局委託一個六所社大委託辦理 2100 社大開講，這個錄音課程、廣播錄音課程，那

就很多社區大學推薦名單，那我們主要負責就是志願服務的這個素質的課程，那也是在搜索名單之後，然後跟蔡漢賢蔡組長做了一次專訪，那他跟我們談到學校的理念，他覺得說這是應該是社區大學未來的走向，那他我們也邀請，那因為在這一方面我們的行政人員，坦白說社大的老師來說，成人教育這個區塊金額跟行政人員一模一樣，大概每個人也不是具有這一方面很專精的專長，那所以我們就請蔡司長能夠幫我們這個社大來規劃資源的計畫。

林：所以就剛好這樣的因緣際會下，請蔡司長幫忙計畫一下

張：那我們還在十月辦了一個他認為說他我們在聊天裡面，大家都有共鳴就是說成人教育的最終目的應該是怎麼樣，應該是這些成年人，他因為來學校學習之後他獲得，那如果他獲得的東西，不要他自己獨享，他要回饋給社會，然後回饋給家人，回饋給鄰居，回饋給社會，那慢慢整個社會就越來越祥和，這是從他給我們的一個很好的啟示，那我們就這個去做，就走進社區，我們在九十二年度走入社區的情況非常的頻繁，那幾乎老師跟一些學分都變成社大的義工，趁假日作什麼義診的工作啦或使參與一些社區的活動啦、綠美化的活動啦，幾乎都是這樣子，他來就是這個啟示，那到這個今年的六月，他又再討論跟我們講說其實社大要積極跟政府作合作伙伴，就是特別是地方政府作合作伙伴，我們要服務社會必須要跟公部門要合作，不然你不知道你要服務什麼？那所以我們就那時候就定了一個計畫在今年的十月要辦一場研討會，就後來就辦了自願服務，這個台北市市政發展與自願服務研討會的一個研討會。

林：那想必非常成功

張：對，單位算是蠻多的

林：那就是說認為就是說就這樣長期下來跟這些大專校院有這樣子一個合作關係，那你覺得就是針對彼此他的一個好處，好處大概在哪裡，就是說以社大這方面來講，對社大的幫助是哪些，那如果對於大專校院那邊，對大專校院那邊的好處又是有哪些呢？

張：對社大的部分，等於是豐富了整個成人教育的內涵，所以大概是最大的獲益。

林：那對於社大的他的一個校務的發展，也會有幫助嗎？

張：會，會有蠻深的幫助，畢竟有一些學者專家的這個集思廣益，可以把這個社大建構更完整、更務實。

林：根紮的很紮實，那像在如果說在大學那邊呢？你覺得是說在大學？

張：大學有蠻多因為現在學校有入取率百分之很高，將來大學會走向競爭跟有特色，跟社大的合作可以給大學一種靈活性，我們剛開始有聘請一些教授來上課，有點受不了，因為這個體制上不一樣，體制上完全不一樣

林：教授的對象也不一樣

張：對對對，那成年人他可能自己已經在某一方面是他的定位或成就，舉例：像我們這邊也有一個退休的法官，來這邊學，有時候是學藝能課程，炒炒菜有時候跑去學插花，有時候他跑去學這個台灣，那可是他在整個他自我的實現過程，他已經差不多，已經很圓滿了，他也是做他整个人生的一個趣味或是昇華的前途，所以有時候難免老師跟學生的教學過程就有爭議，你一定要跟他建立很良好的關係，而不是競爭關係

林：不是競爭對象

張：對，那反而是一種刺激，那這一種刺激我覺得對大學教育的教法上會更活潑，實驗性會更高，你經常是在利用一種口述的或者是叫學生念的，可能是課程相關的，或者是各種都有可能這種教學模式來進行這個教學，那因為競爭越厲害可能未來紅牌的教授，他跟學生就自己讀嘛。

林：看績效的

張：對，就走向市場化，很多學者說走向市場化，市場化就比當紅炸子雞這樣

林：那就是說這樣長期合作下來，也難免會有一些問題，那是說大概主任你這邊覺得說大概會產生哪些問題？

張：對社大跟對學校問題

林：是覺得不會有怎樣的問題？

張：對，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最主要就是其實兩校合作都有一個磨合期，那要社大怎麼說，我不知道其他的社大型態是怎麼樣？我比較能想像的說，他們會有什麼問題，那我們的學校是因為我們這個創辦人是一個宗教人，那他見社大的概念是成就，他也給我們下面的人講說不要營利為目標，就是要以人為善就是要長期的人的改造這個工程，他說其實人的改造工程最難，要把壞習慣變成好習慣那要花很久，那可能就是在這個我們創辦人的觀念之下，我們跟學校磨合期一開始就很好，大家也彼此慢慢建立相互的心情，那這種氣息其實是最重要的。

林：其實是有一種默契在

張：也就是說大家也都知道其實來社大服務，他有一定的角度，這角度很難講得出來，那也可以說一種奉獻的心情，可能到社大工作或多或少要有奉獻的觀念，不然很難做的很久。

林：所以說我遇到問題是如何一個解決，那這樣聽下來是說回歸到創校那時候的就是創校的一個理念，就是要回饋社會，那雙方都回到這個來思考的話

張：大學來說他如果來做一個回饋社會，對他的形象也好，對他的這個整個走出社區的需求也好，這都是一個非常正面的，比較國外的，我有去參訪國外的社區大學跟學校之間的合作方式，他們也是基於回饋社會的方向來做

林：那我們也大概就是這樣的訪談，那主任謝謝您，目前我們先整理一下我們今

天討論出來的東西，然後我們這個月底就會把初步的東西整理給他們

張：我正在趕

林：我知道，老師說特別在跟你說一下這樣，有機會我們在過去看一下，好謝謝你囉掰掰。